

聚散之间

——上海文坛旧事

孔海珠 著



学林出版社

951

0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7039024

I209.951

K750

聚散之间

——上海文坛旧事

孔海珠 著



学林出版社

703902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聚散之间:上海文坛旧事/孔海珠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2. 12

ISBN 7-80668-429-8

I. 聚... II. 孔... III. 文学史—上海市
IV. I209.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2374 号



聚散之间——上海文坛旧事

作 者	—— 孔海珠
责任编辑	—— 贺 强
装帧设计	—— 贺 强
责任监制	—— 应黎声
出 版	——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81号3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	——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81号1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印 刷	—— 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	—— 640×965 1/16
印 张	—— 17
字 数	—— 26 万
插 页	—— 2
版 次	——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5000 册
书 号	—— ISBN 7-80668-429-8/I·127
定 价	—— 23.00 元

聚散舊事



王元化为本书题字

以真情与历史编织的文字

——序《聚散之间——上海文坛旧事》

孙玉石

孔海珠女士将她近年里写的一些随笔，编成这部书稿，即将付梓。她来信，嘱我写一篇序。我不能因忙于杂事而推辞了。一是，作为一个朋友，我对于孔海珠克服一切困难笔耕不止的精神，是极为感佩的；二是，我颇为这些涉及上海文坛旧事的史实与材料所吸引，并愿意借此机会说几句话，推荐给如我一样于文坛历史和资料有兴味的人们。

70年代末赴上海征求对于《鲁迅全集》注释意见时，有机会认识了孔海珠。因为是同行，她的性格又很开朗，是一个“嘻嘻哈哈”的“乐天派”，我们从此就开始成了熟悉而且开心的朋友。后来，每到上海去出差，开会，总是要到她家里做客，她请我品尝阳澄湖的大闸蟹，豫园的名小吃。她来北京开会时，也忘不了到我们家里来聊天，吃我夫人张菊玲烧的南方饭菜。一次在香山参加茅盾学术讨论会后，她还在我的家里小住数日，以借来京的宝贵时光，完成访问一些文坛长辈，查阅有关资料的任务。她生活的日程，总是安排得满满的。茅公逝世的时候，她与其母亲金韵琴女士，作为亲属，前来北京参加悼念活动，住在西直门内的国务院第二招待所里，我与内人菊玲，还一起去那里看望她和她妈妈。一九八九年到上海料理完王瑶先生丧事后，实在太疲倦了，我与张菊玲

还与她在“红房子”吃西餐，聊天，以松懈一下自己半个月来过分紧张的心绪。那时，她常来华东医院看望病危中的王瑶先生，还同许多朋友一起，参加了上海文学界在龙华为王瑶先生举行的永远难忘的那场隆重的追悼会。

80年代我曾不止一次到上海北四川路她的那个旧家里访问。在那间陈旧得可以的亭子间里，孔海珠慷慨地打开“百宝箱”，给我看了她父亲的许多珍贵藏书，看她所收藏的茅公给她妈妈或她自己的一些墨迹、非常漂亮的书信，看她正在编辑并准备出版的厚厚一本《现代作家书简》续编的原稿……。或许就是在一次趋访中，她母亲金韵琴女士，无意中与我谈起，“文革”期间的一九七〇年代，茅盾在夫人去世之后，自己也多“赋闲”，曾邀请她到北京家里小住一段时间。她几乎每天都与茅盾交谈，然后她每天也有意地做了一些笔录。作为一位素有经验的文字工作者，她深知这些笔录的价值。当时她正在整理这些记录。我下意识觉得，这可能是一份非常值得重视的研究茅盾的珍贵资料。我建议金韵琴女士，可以仿照《歌德谈话录》的形式，以问答的形式，不加删削，不加评论，尽量保留谈话的原始内容与语气，书名即可为《茅盾谈话录》。这本我认为极有价值的书，后来如愿出版了，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份难得的史料。

孔海珠是现代作家孔另境的女公子，长期生活在文人丛聚的上海，她又是一位在学术上或史料搜集方面的有心人。因此，她与上海文学界的前辈们，一直保持着亲密的联系，总是虚心地向他们讨教，像他们的亲女儿一样。我几次到上海，访问过为数不多几位前辈，有的就是经过孔海珠预先联系，或由她带路一同前往的。记得前几年的一次，到住在愚园路的施蛰存先生家里访问。她领着我，穿过黑乎乎的楼梯，登上那座沿街邮局楼上的小楼里。据说先生从三十年代初就住在这里了。还没有进门，她就大声地喊：“施伯伯，我来了。”我已经不是第一次来访，但性格所致，见着自己景慕的名人，还是有些拘谨。孔海珠却完全两样。带着助听器的施蛰存先生，与我交谈，谈他主编的《现代》杂志，谈那个杂志里面他的一些笔名，谈他与戴望舒、杜衡、穆时英、邵洵美等人的关系，请教当时他编辑这个杂志的一些问题。譬如我问：“您在《现代》杂志上发表的散文，为什么叫《无相庵笔记》？”施先生则手颤抖着，用笔在纸上写给我“佛经说：无人相则无我相。”孔海珠呢，则很是随便，

忙忙乎乎，像施先生自己家里的人一样，一面时不时地替我作上海话的“翻译”，一会儿跟施先生家里人用上海话聊天，一面又忙着翻阅施先生桌子上的那些书和资料，忙着给我们拍照，忙着说明她帮助施先生整理的稿件，忙着要施先生在给她的赠书上签名。她的无拘无束的乐天性格，活跃了会面的气氛，也减少了我的拘谨。我多有收获，满载而归，离开了那座让我难忘的褪了色的大上海的小洋楼。

我于是这样想：这部《上海文坛旧事》里的许多文章，这些文章里叙述的许多珍贵的事实与史料，就是靠孔海珠这种“施伯伯，我来了”的那样与许多前辈作家的父女般的亲密关系和一位研究者虚心求教的精神，靠她对于上海文坛史料的勤奋发掘与一点点的爬梳，靠她对现代文学史图景丰富多姿面貌的独到理解与努力重现这一图景的孜孜追求，而笔耕不辍，丝缕织就的。因此在她奉献给予读者的这本书里，有一些上海文坛故人的疑云旧迹的解谜，有对于他们的亲切的思念与怀想，有关于鲁迅、茅盾、赵家璧、施蛰存、赵清阁、余上沅等老一辈作家，或旧事的钩沉，或住址的稽考，或成就的言说，这里还有许多作家一些珍贵的书信往来的历史追寻，有一些为人熟知的作品背后隐藏而并不为人熟知的情感与经历的“本事”颇有兴味的考述，也有作者花了很多苦工夫，在沉积的旧籍与发黄的报刊中进行细心钩沉，爬梳，辨析，整理，精心写成的关于或上海文学界或重要作家的新的史实。这些个访问、回忆、叙述、稽考与史实，大都能于真实可靠的文字中，以一种亲切细腻而谨严练达的笔致，娓娓传达出来，也就自然地显出它的一份信史与真情结合的特色来。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和历史魅力，也许就将会在这里而获得人们的认同了。

由此我也想到一个常常感到困惑的问题。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和教学中，往往存在的一个情况：我们在一种简单的历史脉络的构架中，将作家生平和作品的评价分析，构成全部文学史的主要叙述。一部现代文学史，除了简单的历史脉络叙述之外，就是大作家的生平介绍与作品评论，加上中小作家的各种方式的堆积编串。这样所构成的现代文学史图景，将复杂前行的活生生的文学历史确实规律化了，同时也将丰富多彩的文学历史现象抽象化了。许多作品生成背后发生的诸多故事，作家文人的个人之间的密切交往与创作磋磨，文学杂志、报纸文艺副刊与文学史生成之间的内在关联，文学家与批评家之间的互动的影响，一

些重要作品的故事与人物的原型和历史“本事”，作者、批评家、读者怎样参与了作家的作品结构与人物命运的创造……等等，在当下流行的文学史教材里，多数都被大大的“简化”了，“枯瘦”了，甚至统统不见了。记得是在一九八二年初，我曾发过一篇小文《漫话〈腐蚀〉》，里面讲了我在《大众生活》杂志上读到的这样一段颇有兴味的“故事”：茅盾的小说《腐蚀》，自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七日在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杂志上开始连载之后，逐渐引起了读者极大的兴味，读者们非常关切小说主人公女特务赵惠明的命运，纷纷写信给编辑部，强烈要求最后不要把赵惠明处理死了，希望作家茅盾能够给她一个自新的出路。这样的呼声，压力太大了。编辑部不得不召开了一个由作家、编辑和批评家参加的座谈会，并将这个座谈会的发言作为《大众生活》的“编辑后记”的一个重要内容发表了。记得座谈会上夏衍的发言中，还讲了一个故事：日本有一个现代作家，曾在他们的报纸上连载一个长篇的哀情小说。在广大女读者中引起极大的反响与关心，她们纷纷来信，要求作家不要让女主人公最后死去。但是最终的结局，小说的女主人公还是死去了。以致当时全国的许多青少年女读者还纷纷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事实上，茅盾在《腐蚀》后记中也说明，他“被迫”接受了这个“要求”，还是“给了赵惠明一条自新之路”。但这叙述却没有座谈会原生态消息那样鲜活有趣。类似这样一些文学史上的“佳话”，过去均不能走进文学史规范的写本，这样就使得我们的文学史成为了一部作家作品的评论史，主要文学成就的叙述史，而逐渐失去了文学史生成的原生态中葆有的丰富多彩的面貌与历史的鲜活性。文学史文本与文学史生成图景之间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了。我渴望将来能有更丰富的新的文学史文本的出现。孔海珠的这本《聚散之间——上海文坛旧事》的某些篇章，在给我们许多文学史史料的同时，也多少刺激了我们对于新的文学史图景更殷切的遐想和期盼。它潜在地提供了我们进行现代文学史“新写作”开拓的某种可能。

这本书也可以说是女承父业的一个丰实的成绩。今年是孔另境先生逝世30周年。先生的《中国现代作家书简》、《中国小说史料》，是我喜欢读和常翻阅的书。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特意找出了自己收藏的一本《庸园集》。这是前几年在海淀中国书店里偶然购得的。孔另境的这本散文集，收入范泉主编《文学新刊》第一集。一九四六年一月初版，上海永祥印书馆刊行。书口部分，似被水浸蚀过，已湮漫发黄，纸页也变得

非常脆了，只要轻轻一翻，碎片即纷纷飘落。我在书边碎页的蝴蝶纷飞中，还是一口气读完了它。里面最出色的一篇，当然是写如何破于父亲的败家和毁于日寇的战火的曾祖父倾尽心血所营建的家乡大宅园的《庸园劫灰录》。而给文坛提供了有价值的背景与史料的，则是写茅盾母亲的《一位作家的母亲》，写作者与瞿秋白交往的《记瞿秋白》，写茅盾某些生活侧影的《怀茅盾》，写自己被捕入狱又怎样被营救释过程以及此间友人情谊的《记北国二友：李霁野和台静农》。六十年过后的今天读起来，这些清新的文字所留给我们的文坛历史面影的点滴，仍然倍感珍贵与亲切。书的版权页，还刊有范泉主编《文学新刊》的目录。每集六册，共二集，收有孔另境、范泉、司徒宗、欧阳翠、赵景深、朱维基、吴天、顾仲彝等八位作家的十二部作品，小说、散文、新诗、戏剧，可谓样样俱全。新作辈出，时为常见，然不避繁冗，赘叙于此，一是借为序的机会，对孔另境先生特志纪念之情，亦期以此海天微茫之一角，略略透出往昔那种“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上海文坛情境与氛围来。我期望孔海珠这本《聚散之间——上海文坛旧事》的出版，之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界以及关心文坛往事的朋友们的另一种意义，也在于斯。

2002年6月27日于京郊蓝旗营小区

目 录

题字(王元化)·····	1
序(孙玉石)·····	1
一. 云迷故人	
拾鲁迅棺材的人·····	2
我的父亲、叔叔和姑妈	
——从父亲的一封报丧信说起·····	12
姑父茅盾·····	20
鲁迅营救孔另境出狱及其他·····	34
戏剧家余上沅·····	44
有福之人	
——记赵家璧伯伯·····	56
施家伯伯·····	62
清流笛韵微添醉 翠阁花香勤着书	
——为赵清阁先生送行·····	68
为范泉先生画像·····	78
鸳鸯蝴蝶派主力赵苕狂·····	82

二. 上海旧居

茅盾创作《子夜》的地方·····	96
茅盾在上海居住地查考·····	100
告别民厚里·····	116
施蛰存在虹口·····	120

三. 鱼雁解读

关于《文艺阵地》的书简·····	126
周木斋先生的最后日子里 ——周木斋致孔另境信函四通辑注·····	134
友情的丝在延绵 ——端木蕻良和戴望舒·····	140
孔另境致戈宝权的一封信·····	146
关于《草鞋脚》资料的通信 ——戈宝权致孔海珠·····	150
为鲁迅画像的司徒乔·····	156

四. 爬梳偶得

我国的第一本童话——《无猫国》·····	160
郭沫若著作版本考略·····	162
孔另境著作版本小识·····	170
悼念瞿秋白第一文·····	176
寻找P.S.·····	180
中国文艺家协会的第一件议案·····	184
郭沫若和东方曦的一场论战 ——兼谈两篇有关佚文·····	192
关于上海剧艺社·····	202

五. 作品本事

孔另境和《现代作家书简》·····	206
《清明前后》的前后·····	208
鲁迅与《中国的一日》·····	214

戴望舒《断指》本事·····	218
谈谈张恨水小说的伪作·····	222
于伶·叶富根·《大家谈》·····	228
《孤独》的译者“冯夷”·····	232
我的母亲和《茅盾谈话录》·····	236
六.关于我自己	
叫我小苏北·····	248
浮影如梦的记忆·····	250
后 记(孔海珠)·····	254

迷 人 云 故



抬鲁迅棺材的人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鲁迅先生在他的寓所与世长辞。这个噩耗惊动了无数的中国人，在上海，敬仰他的民众络绎不绝地参加到治丧的活动中，他的葬礼成了汇合民众呼声的海洋。鲁迅，一个伟大的名字，在中国，在上海，通过葬礼，非常具体地、深刻地表达了人们对这位“民众意志的代言者，时代号筒的鲁迅先生”的敬意。

鲁迅的葬礼场面

回顾鲁迅先生葬礼场面，是神圣而有意义的。

鲁迅去世后，在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大陆新村九号的寓所，首先成立了由蔡元培、内山完造、宋庆龄、史沫特莱、沈钧儒、萧参、曹靖华、许季蕓、茅盾、胡愈之、胡风、周作人、周建人十三人的治丧委员会，发表鲁迅先生讣告：

鲁迅(周树人)先生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病卒于上海寓所享年五十六岁即日移置万国殡仪馆由二十日上午十时至下午五时为各界瞻仰遗容的时间依先生的遗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除祭奠和表示哀悼的挽词花圈等以外谢绝一切金钱上的赠送谨此讣闻

讣告刊登于上海中文和日文的报纸。



抬鲁迅棺材的人

当天下午三时鲁迅先生的遗体移到了胶州路万国殡仪馆的二楼。这个移动是殡仪馆派车来接去。

第二天上午开吊。灵堂设在殡仪馆正门的大厅里。遗容已移到大厅后面的一间小厅里。由于凭吊者很多，于是又成立了一个“治丧办事处”，担任丧事的内外事务，维持秩序。第一天前来瞻仰遗容的有4462人，外加46个团体。第二天个人有2857人，团体68个。下午举行了小殓，即把先生的遗体安入到灵柩里，从此只能从那棺罩的玻璃外面瞻仰半身的遗容。第三天来的人更多。下午，举行“启灵祭”，有三十余人参加，在最后的行礼瞻吊后，盖上了外层的大盖，从此和先生的面容永远隔绝。

从十月十九日逝世至二十二日安葬这四天内，赴万国殡仪馆瞻仰遗容以及伴送至万国公墓参与民众葬礼者，前后多至数万人。行列在前面的是欧阳山、蒋牧良，两人分左右执撑着“鲁迅先生殡仪”一幅白布制的特大的横额，别人也来交替地与他们换手。因为送葬的群众实在太多了，所以前面已走了半天，先生的灵柩才由灵堂里抬出来。在灵车之前是一幅巨大的先生画像，是画家司徒乔的手笔。当时在沪西一带，到处都是低着头，沉着脸，衣袖上缠着黑纱的男女青年。他们手里举着白布



迁葬时灵车开离万国公墓

制成的挽联，一队队排列在马路上，唱着挽歌，感情激昂到顶点。

在租界区域内，工部局为了维持秩序，派了一队印度骑巡队来“保护”。而行到了中国界的虹桥路，便由全副武装的黑衣白绑腿的中国警察接替了。

从殡仪馆到万国公墓大约有十多里路，没有送丧的车队，年长的、尊贵的都一律步行跟随，有蔡元培、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胡愈之、王造时等。年幼的小学生也加入步行送葬鲁迅先生。所以，队伍全部到达公墓时，天已经黑下来了。

田军在《逝世经过略记》一文中记叙了以下葬仪过程：抵达墓地就按着这样的程序开始了葬仪：

一、奏哀乐。

二、由蔡元培、沈钧儒、宋庆龄、内山完造、章乃器、邹韬奋诸君作了关于先生安葬的演说；继由田军代表了“治丧办事处”同仁及《译文》、《作家》、《中流》、《文季》四社同仁作了简短的致词。

三、唱“安息歌”。

四、由上海民众代表献“民族魂”白地黑字旗一面，覆于棺上。

五、仍由启灵时抬棺诸人，抬棺入穴。

在一片沉重广茫练似的哀悼的歌声的缠裹里，先生的灵柩，便轻轻

地垂落进穴中。

这伟大的民众的葬仪，给人留下了一个永远不能忘却的印象。即使在鲁迅先生逝世六十六年的今天，当我读着这些记载葬仪的文字，看着葬仪过程的照片，不由感叹民众的力量和鲁迅先生的人格魅力。

抬鲁迅棺材的人

在鲁迅先生逝世后，由“治丧委员会”负责，推定四人编辑有关治丧过程中的材料和纪念文章，在逝世周年时厚厚的《鲁迅先生纪念集》出版。这是一本珍贵的纪念文集，也是一本史料价值很高的文献。其中，《逝世经过略记》、《逝世消息摘要》由田军执笔。笔者注意到在《逝世经过略记》中两次提到启灵时的抬棺人，他们从起灵柩送进柩车，跟随灵车到公墓，举行葬仪时，又是他们把灵柩抬入墓穴之中。

抬棺人是重要的人选。正如沈钧儒先生在葬礼的发言中说：“鲁迅应该国葬，在苏联，高尔基去世，由斯大林扶棺……”扶棺是很庄严而神圣的事。鲁迅先生去世，由谁来扶棺？这是重要的一环。当时议定由青年作家抬棺，这个决定想来是“治丧委员会”的集体决策。所以，在第三天(二十二日)下午举行“启灵祭”时，参加的三十余人敬礼后绕棺一周，而后由青年作家抬灵柩上车。

这些青年作家，在田军先生执笔的《逝世经过略记》中，他们的名单是：

鹿地亘，胡风，巴金、黄源，黎烈文，孟十还，靳以，张天翼，吴朗西，陈白尘，萧乾，聂绀弩，欧阳山，周文，曹白，田军等。

这个名单是权威的，共记载了十六位。然而，这个名单是否非常确切？因为，当天的报纸，如《上海华美晚报》记载：“……大批青年学生送鲁迅入葬，十四位作家亲扶棺柩。”那么，究竟有多少人参加抬棺呢？

上面说的这十多位作家，日后大都撰写过纪念鲁迅的文章，其中写到参加鲁迅先生葬仪和当时抬棺的情形，目前笔者查到的有：黄源、巴金、张天翼、靳以、还有田军等。略举几说：靳以先生于一九四六年九月六日作《当鲁迅先生逝世的时候》中这样叙述：

“……到了最后，我是派定为抬棺人之一。除开我，记得还有鹿地、周文、沙汀、巴金、河清、烈文、天翼、胡风。棺木并不大，鲁迅先生